

“鸡汤”故事

■邓志良

“颖宝，发给你的那些微信都看了吗？”此“颖宝”非某当红影星，吾家小女是也。

女儿今年上初二，功课任务重，放学回家吃完饭把门一关就是写作业，想跟她多说一句话都难。平日里，我和她妈妈经常在家微信群里发一些励志文章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，让她在潜移默化中汲取一些有益知识和人生启示。

“为什么呢？那些文章挺好的啊！”“不喜欢看‘鸡汤文章’，太腻人了！”女儿的回答，我并不觉得意外。进入青春期，她有了一些逆反心理。

“跟你讲个跟鸡汤有关的事吧。”我对女儿说，“爸爸从小就不怎么喜欢吃鸡，可每次放假回到乡下，你奶奶总要熬一大锅鸡汤，一天三顿地让我喝汤吃肉。说我在外读书辛苦了，得好好补补。那会儿啊，感觉腻腻的鸡汤简直比中药还难以下咽。可慢慢地，我的口味变了。以前一想起就反胃的鸡汤，现在闻着就觉得香。所以，人的喜好是会变的。”

“这个鸡汤故事不错。”女儿笑着说。“可惜，爸爸再也喝不上奶奶做的鸡汤了。”我笑不出来，有些伤感地说。时间过得真快，转眼间，母亲离开人世已经一年了。

上世纪七八十年代，农村物资匮乏。没啥挣钱的门路，养鸡、养猪、种地就是每家每户重要的收入来源。乡亲们别说吃鸡，就连鸡蛋也舍不得吃，一枚一枚攒下来，卖给供销社换油盐。

尽管平时没多少好东西可吃，但我自小对吃鸡一直“不感冒”，何况是一整只鸡炖一大锅汤。我知道，我不在家的時候，家里是绝对舍不得杀鸡的。即便跟母亲说过多次“我不喜欢吃，别再做了”，可每次回家，餐桌上总会有只做好的鸡。有几次，我故意剩下好多鸡肉，想着如此一来，最怕浪费的母亲一定会自己把它吃了。结果，一连好几天，我的饭都会变成鸡丝炒面、鸡丝炒饼、鸡丝烩馒头……总之，不看着我我把鸡全吃下去，母亲决不罢休。

入伍后，我离家更远了，也就彻底逃脱了鸡的“魔爪”。可不知从何时起，我却越来越想念母亲的鸡汤。那满碗的鸡汤黄灿灿、香喷喷，鸡肉咬一口肉嫩汁浓，哪里像城里有些馆子的鸡汤清汤寡水，吃起来索然无味！我曾打电话告诉母亲我的这一变化，这让她特别高兴。

可惜天不遂人愿。日子好过了，母亲却因操劳过度，不幸罹患了重症。大妹告诉我，住院的时候，左邻右舍送了不少活鸡给母亲，让她补身子，可她都舍不得吃，非得养着，说等我回来好炖给我吃。可等我回来，母亲早已没了下床的力气。

母亲去世后，我渐渐爱上了读“鸡汤文章”。在我看来，鸡汤醇厚浓香，养人身体；“鸡汤文章”柔软温暖，充满正能量，养人心灵。

如今，发给我女儿的“鸡汤”，她也慢慢开始喜欢看了，有时还与我交流看法。女儿看到什么好文章，也会在第一时间转发给我。看着她的配文：“老爸，喝‘鸡汤’啦！”我满怀欣慰。



那天晚上，羊育璐睡得特别安稳。她的梦里有辽阔的天空，有壮美的山川河流，还有机舱里戴着飞行头盔的父亲回头冲她竖起大拇指……

爸爸，您驾战鹰我做伞花

■夏澎 本报特约记者 蒋龙



自豪又幸福的空降兵“父女档”，总有说不完的话。
王晨曦摄

轻松？”委屈、难过和埋怨让羊育璐没有好气：“对啊，很轻松啊。”就这样，两句话不到，父女俩就把天聊“死”了。临到交手机，羊育璐才缓缓开口：“照顾好自己的，别让你妈担心。”听得出父亲语气中的落寞，羊育璐的泪也早已湿了眼眶。

军校的时光总是在不经意间悄然逝去，羊育璐整天忙着学习充电，而羊育璐则一如既往地忙着自己的事业。穿着同一身“空军蓝”，父女间的交集却并不多。转眼间，到了毕业分配的时候，第一次站在人生十字路口、有些茫然的羊育璐，不知怎的，特别想给父亲打个电话。

就像是算准了她要来电似的，手机的第一声铃声还未断，羊育璐就接了起来。“爸爸，我想去基层部队任职，可……”羊育璐还在犹豫着该怎么表达，羊育璐就斩钉截铁地回答：“去！爸爸支持你！基层最能锻炼人！”那一刻，隔着700多公里距离的两颗心突然靠得很近。

2017年6月，羊育璐被分配到了空降兵某部，成了一名新排长。虽然跟父亲不在一个旅，但也是货真价实的空降兵战友。这让父女俩着实激动了一番。

当年9月，骄阳似火，羊育璐和其他新毕业的干部一道参加了跳伞补差集训。在近100天的时间里，她每天和男兵们一起训练，压力和苦累再次袭来。

电话里，女儿疲惫的声音和低落的情绪，让羊育璐意识到自己又该出马了。于是，“羊式”思想工作立刻上线——

“别看爸爸是飞行员，但跳伞也是我们飞行前的必修课，可比你们现在难多了！”

“是么，你们也跳伞啊？那你们当时军训的时候累不累啊？你们跳的是什么伞？离机动作和我们现在是不是一样的……”

“我们那时候跳的伞可没你们现在

这么先进，开伞动载和着陆冲击力都很大……”

这对父女从来都没有像那天一样有说不完的话。羊育璐像“老班长”一样耐心地跟女儿分享着自己的经验和体会，听得羊育璐这个“伞降新兵”频频点头。

“丫头啊，你是飞行员的女儿，可不能给你老爹丢人啊。”羊育璐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叮嘱着女儿。

“放心，飞行员的女儿必须跳得更好。”从那以后，羊育璐的训练更刻苦了。因为她知道，自己的身后有爸爸这个坚强的后盾，更有他期待的目光。

10月底，羊育璐被确定为首批示范跳伞人员。跳伞前夜，她与父亲通话：“女儿我明天要跳伞了，你怕不怕？”羊育璐哈哈大笑：“当然不怕，跳个伞而已，摇摇晃晃就下来了，而且高空的景色可美了。再说了，说不定你能坐上我的飞机，咱‘父女档’那还不轻轻松松

的……”

那天晚上，当战友们因为紧张辗转反侧时，羊育璐却睡得特别安稳。她的梦里有辽阔的天空，有壮美的山川河流，还有机舱里戴着飞行头盔的父亲回头冲她竖起大拇指……

第二天，伴着凌晨4点的月光，羊育璐和战友们背上伞包，踏上了人生首跳的征程。首次跳伞，说不害怕、不紧张是假的，在战友们的注视下，羊育璐躬身钻进了机舱，两个飞行员回头向她一笑。之前羊育璐还真信了父亲的话，以为会来一个“父女秀”，没想到这一切只是爸爸的减压方式。“他居然‘临阵脱逃’！我还信了他！”想到这里，羊育璐不禁莞尔。原本忐忑的心，也随之变得越来越平静。

飞机越来越高，地面上的房屋和树木也越来越小，直到白茫茫一片什么也看不见。“跳！跳！跳！”绿灯亮了，投放员大声下着口令，羊育璐跟着前面的战友一步步朝着机门迈进，直到她俯冲到机舱外1000多米的高空。感觉到班长拍了一下她的后背，羊育璐闭上眼睛，主动跳出了机舱。

不知过了几秒钟，正在自由落体的羊育璐小心翼翼地睁开了眼睛：山川、河流、房屋、大桥，一切都是那么美，以至于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还好，父亲没有骗她；还好，自己很勇敢，才有幸负这世间美景。

平安着陆后，羊育璐发现，有个人从远处大步朝她走来，那正是父亲。此时此刻，她的眼泪夺眶而出，扑过去给了父亲一个“熊抱”。不经意间，羊育璐瞥见了父亲的眼睛，那浓密的睫毛也湿漉漉的。“哈哈，你不是说不怕么？”那一瞬间，羊育璐突然觉得父亲是那样的伟大，他爱飞行，也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女儿。

“爸爸，我们永远做‘父女档’吧，您驾战鹰，我做伞花！”羊育璐对父亲说。羊育璐哽咽着说不出话，只是疼爱地摸了摸女儿的黑发。

家有和和

■张二平

家事

和和即将出生时，和妈还在讲台上。讲着讲着，羊水破了，和妈赶紧自己打车赶去医院。这一刻，是2007年6月19日上午11时，和和出生仅有25个小时……

和爸此时还在内蒙古朱日和。当兵的和爸经过“作战计算”，和和是去年国庆节怀上的，出生日期应该是建党节前。

部队出发前，和妈怀孕已经8个多月了，肚子很大。和和在里面闹腾得厉害，左一拳右一脚，觉得和爸和妈妈心神不宁。和爸问和妈，部队就要开拔了，有什么要说的？和妈想了想，一脸郑重地在和爸耳边叮嘱：“女人生孩子就是到鬼门关走一遭，生时能回来最好。”

和爸心里咯噔一下，心不在焉地点点头。

和爸那时刚从营主官岗位调整到组织科长的位置。一年三百六十日，多是横戈马上行。那时又赶上演习驻训，能不能回去，和爸心里确实没底。

6月的朱日和阳光明媚，沙葱已破土而出。躺在绿茵茵的草地上，望着天空中如雪的云朵和远处洁白的羊群，想着即将出生的孩子，这是和爸一天中最惬意的事情。

“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呢？”和妈一直在电话中催问。

2007年又是猪年。

想到这儿，和爸有了主意：“生个女孩就叫珠珠，生个男孩就叫和和。”“珠珠，和和，挺好的。”电话那头很满意。

6月19日早晨，和爸出现在回营区搬迁的名单中，新的机关楼落成了，领导考虑到和爸的实际情况，安排他回营区调整办公室，顺便探探

家。车还没出内蒙古，和爸就收到岳父岳母的电话，和妈羊水破了，孩子要生了。

于是，草原和内地，肚皮内与肚皮外，和爸与孩子展开了一场时间赛跑。在经过了600多个里程碑、6000多个百米里程碑后，和爸终于随着返营车队一路煎熬到了营区附近的收费站，然后直接下车拦车，去赶往省城的大巴。

尽管电话里已经知道了是哪所医院，但和爸却没顾得上问清是哪所分院，等他跑了三家分院，终于找到待产的和妈时，已经是下午4点多了。幸好，孩子还在和妈肚子里。多年之后，每当想起这件事，和爸还是非常感谢儿子——虽然抢跑，但还是给“老子”留足了时间和面子。

第二天中午12时45分，和妈被推进手术室，15分钟后便顺利产下一子，和妈因此受到医生表扬。有的临产孕妇住院2个多星期，胎儿还是纹丝不动，医院到处是挺着大肚子焦急地走来走去的准妈妈。而和妈迅速决，住进医院1天多点就胜利结束战斗，不愧是军人的妻。

医生们讲，这与和妈一直坚持工作、保持运动有关系。无奈之举竟达天人愿！

小家伙一出生就眷顾父母，不折腾不添乱，来得恰是时候。

他外婆讲，是名字起得好。

今年，和和在亲戚朋友的祝福中，已经过完了11周岁的生日，而和和内朱日和，寓意着是“心脏”的意思，2007年又是猪年。

生日当天晚上，和和给爸爸发了这样一条微信：“爸爸，有的人一年过一次生日，有的人四年过一次生日，可我的11岁生日，您却从来没有参加过一次。明年我的生日Party上，能到您吗？”

捧着手机，思念和歉意一齐袭上心头，和爸顿时泪眼蒙蒙。



璇姐私聊

用真爱改造“妈宝”

璇姐好：

我是一名大龄单身干部，好不容易谈了个对象。可她凡事都爱听母亲的意见，三句不离“我妈说”“我妈认为”，让我头疼不已。她母亲还总说我个头不高，认为我能力不强难有成就，不同意我俩在一起。我想分手，但每次提到这个问题，她就哭，瞬间我就心软了。面对这样一个“妈宝”，我该怎么办？

第78集团军某旅运输连 小涛

小涛：

既然你已经提到“妈宝”这个名词，想必你已经深知其害了；不只是那口头禅般的“我妈说”，就连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决定都要听取“母亲大人”的意见，而且在其母亲的眼里，她的女儿总是最完美的。

有的人一旦遇到“妈宝”，第一反应是说：不想谈，找个对象还要“附送”一个“垂帘听政”的妈，事无巨细全盘过问，而你却只有心累的分儿。

但是你的纠结中，又能看出女孩对你的珍惜和你对这份感情的不舍。确实，每一段感情都来之不易，如果说你已经下定决心和她携手一生，那就需要做好充足的心理准备，扭转“我妈说”的局面。毕竟，日子是两个人一起过出来的，对感情的经营也需要双方共同努力。作为你的女朋友，她必须要对你有一种自主的认同和欣赏，而不是“妈云亦云”。她愿不愿意跟你一同努力，和你一块融入双方的家庭？这些都是你去衡量这段感情时最应该考虑的东西。

用真爱向“妈宝”宣战，是你的唯一战法。

家庭秀

定格

近日，中部战区空军地导某旅干部吴鹏飞身着神圣军装，和新婚妻子登上驻地的长城，拍下二人的新婚照。在巍峨的长城映衬下，军婚的独特浪漫分外动人。

■谭已成/文图



扫码阅读更精彩

